

Future Educationalists Magazine  
Journal de la Chinese Society of Education  
<http://www.cse.edu.cn/>  
2012.11

# Swiss Education Pioneer

**奥利弗·莫里尼：**  
刚过不惑之年的  
他如今已是欧洲和北  
美极具影响力的权威  
教育人士之一。



# Olivier Maulini

## 奥利弗·莫里尼：

### 瑞士教育的先锋



李 婷

瑞士日内瓦大学教育心理学院

#### “衍”缘

第一次知道莫里尼先生，是在我铺天盖地地在欧洲寻找接受我的教育学研究课题的导师时。由于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学前儿童创造性”，这在欧洲要找到一个对口的导师是十分艰难的一件事情。一天，我在网站上浏览日内瓦大学的教育心理学学院的信息，Olivier Maulini（请允许我暂时将教授的名字音译成：奥利弗·莫里尼）这个名字跃入眼帘，他丰富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深深地吸引了我：莫里尼先生是日内瓦大学心理学与教育学学院的现任教授，刚过不惑之年的他如今已是欧洲和北美极具影响力的权威教育人士之一。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有学校教育、教育组织与实践、教育评价选择和区分、教师培训，还有关于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关系研究，等等。虽然先生的研究方向和自己的不是十分吻合，我还是点进了

他所在的研究室网站。在网站的首页，一个莫大的汉字“衍”让我兴奋不已，也就是这个“衍”字的缘分，让我后来真的成为了研究室的一员。事后我问及此字，莫里尼笑着解释，之所以选这字纯属美观，而且他用 google 在线翻译“innovation”（改革、创新），译文就是这个。

#### “人性化”的沙龙

加入到莫里尼研究室以后，我更加了解到他知识的渊博，也了解到他人性化的教育方式。在研究室，每个月都有一次学术沙龙。沙龙是所有高等教育机构里很普遍的活动，但是在他的领导下，这里的沙龙却很特别。参加这个沙龙的不只是高等研究人员，有一半都是在职的普及教育的教师。每次沙龙开始的时候，教授从询问每个人的家庭生活近况开始，并非让大家先谈国事和工作，而

教学是传播知识的活动，知识本身是不断进化丰富的，所以教学本身应该是一种变量。  
——奥利弗·莫里尼

是聊聊最近的生活轶事。这种“非正式”的开场不但没有使沙龙乱成一团，反而使大家对接下来讨论的学术话题兴致勃勃，使得整个沙龙气氛非常温馨、活跃。每次沙龙结束时，大家都是恋恋不舍地离开，绝不是像有些学术研讨会，一半的人在玩手机，另一半的人如坐针毡，结束时大家一哄而散。

## 平凡与不平凡

从1982年开始到现在，近30年的工作经历成就了莫里尼对教育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形成了他在研究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工作作风。

刚开始，年轻的莫里尼在小学任教了11年，这期间，他并不满足于自己的学术水平，选择继续在日内瓦大学教育科学院深造。

1993年至1995年期间，他专门从事教师培训；1995年至1996年，在进行师资培养的同时，他还从事了初级教育改革的课题研究。这个课题的其他成员均是在职教师和大学研究员，他们在学校切实实施了改革方案；

1996年至2006年，他正式成为了日内瓦大学教育心理学院的教员，开始了他的学术研究生涯。2004年，莫里尼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教育机构的问卷调查》；

2005年至2009年，莫里尼任职教师资格审核委员会的主席，并且加入了瑞士高等教育理事会；

2006年至2010年，莫里尼晋升为日内瓦大学教育心理学院副教授，从事教育实践与教育改革领域的研究，特别关注教育实践、教师职业教育发展，并从此担任研究室的主任一职；

从2010年至今，正式被评定为教授的莫里尼先生一直从事对教师职业的分析研究，譬如教师的工作实践以及发展教师的职业技能，等等。他还是瑞士国家教育研究会主席成员之一。

## 自由民主的教育理念

虽然进入大学后从事教育学术研究，但莫里尼一直活跃在教育的最前线。他一直主张教育研究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是：教育理论研究只是给教育实践人员提供理论参考。他否认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具有先导性，提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受任何方法论的约束，自由地教学，即教师自由自主地根据自己的需要教学。这一点，可以说是先生和孔老夫子跨越时间与空间达成的默契吧。

说到“民主”，这是中西方近一个多世纪在政治上的热议，但这里所指的是教育领域上的民主。回顾近代中国教育改革运动，对于“民主”的追求也是生生不息，除了借鉴西方的同时，也不时参考亚洲其他国家。

在瑞士，教育民主体现在各州教育自治。瑞士联邦下属有26个州，每个州的教育制度都是不一样的。莫里尼先生则一直孜孜不倦地在为把“教育民主”的思想落实到每个教育活动参与者身上而努力。在培养教师上，他认为教师在大学是培养不出来的，脱离教育实践更是无法培养一个优秀的教师。记得有一次和先生交谈时，先生说：“没有合格的教师。”我诧异地追问何出此言，因为先生一向言辞谨慎。先生回答说：“没有合格的评定标准，怎么会有合格的教师呢？”先生言中之意其实是，在教学中，教师是不断通过教学活动环境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的教学措施，所以哪里会有一个确定标准来评定一个教师的所有工作呢？依先生看来，只能依据每次教学活动来客观评鉴。后来，在所著的《大学真的能培养教师吗？》一书中，他又详细地阐述了以上的观点。

在莫里尼看来，要真正达到教育的“民主”是“路漫漫而修远兮”。在一次新闻访谈中，他说：现在培养教

师的机构都不够民主化。因为这些机构就像雇主一样，一味根据市场需求培养教师。这个市场需求的买主是谁？就是学生的父母们，在瑞士这个高度民主的社会形态下，家长对学校教育百般干涉，各持己见。而这样培养出来的教师到了学校的工作中，也是根据家长的要求在施教，根本不可能顾及到学生的自主权。这其实也就应验了：过度的民主就不可能民主，过度的自由就等于没有自由。莫里尼总跟我们说：“民主和自由就是一个度的把握问题，我就是在努力寻找这个度。”

虽然我说莫里尼言辞谨慎，但是先生却敢于在很多地方发表自己的见解，除了接受媒体采访外，他还在很多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最近，在一篇关于“瑞士偏远地区混合班级现象”的研究报道中，莫里尼表示：“教师必须根据每个学生的擅长和不足来施教，这一方针不仅适用于混合班级，在普通班级里其实也应该如此。”“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学习速度，这不一定与他们的生理年龄有关。不同年龄的孩子在一起上课，形成一种类似家庭的氛围，这有利于孩子发展社会能力。尤其是在乡村，这一点显得更加重要。”关于混合班级的优缺点调查，到目前为止国际上也只有有限的资料。因此，混合班级的学生是学到了更多还是更少？这一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先生客观地提出“很多情况下，这与教师的授课方法和能力、机构的支持和孩子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

莫里尼先生在瑞士甚至是欧洲都兼任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每年都在瑞士组织大型的国际教育研讨会，积极促进区域间的教育学术合作；教学方面，从大学阶梯教室到教育研究室，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忙碌的身影。他正用渊博的学识和敬业的精神，影响着一大群瑞士年轻的教育研究者们。 ■

Future Educationalists Magazine

Wei Lai Jiao Yu Jia

ISSN 2095-4514



Father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n China

**Chen Heqin**

**特别策划:  
陈鹤琴·纪念**

P15-P35 思想/传承创新/意义

**未来教育家**